

## ※書目文獻※

# 罕見詞話——張縉《草堂詩餘別錄》

林玫儀\*

《草堂詩餘別錄》乃罕見之明代詞選及詞話。四百年來，未見著錄。由於流傳不廣，且被歸入詞選之列，故研究詞論者多未察及。唐圭璋先生《詞話叢編》亦未收錄，至《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始著錄之<sup>1</sup>。

是書作者張縉，字世文，號南湖，其先陝西合水人，高祖移居高郵，故為高郵人。生於明憲宗成化三年丁未(1487)二月。武宗正德八年癸酉(1513)舉人，時年甫二十七。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任武昌通判；十九年庚子(1540)，擢任光州知州，未期年而罷歸。讀書武安湖畔，自號南湖居士。卒於嘉靖二十二年癸卯(1543)五月，年五十七。著有《詩餘圖譜》、《杜詩釋》、《杜詩本義》、《草堂詩餘別錄》，又有《杜工部詩通》十六卷行世<sup>2</sup>。後人另輯其所作詩詞，編成《張南湖先生詩集》四卷<sup>3</sup>，又有《南湖詩餘》一卷單行<sup>4</sup>。嘉靖高郵張氏家刊本《張南湖先生詩集》附有張氏〈墓誌銘〉<sup>5</sup>，可知其生平梗概。

《草堂詩餘別錄》之撰作緣由，根據張氏卷前題識，乃承「老先生」之命，針

---

\* 林玫儀，本所研究員。

<sup>1</sup>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下·詞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著錄《草堂詩餘別錄》一卷，上海圖書館藏本，小字注云：「明嘉靖二十六年黎儀鈔本。」見頁2020。

<sup>2</sup>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明隆慶六年(1572)張守中刻本，後影印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sup>3</sup> 此書為嘉靖間張氏子張守中輯刊本。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臺北)、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北師大圖書館均有庋藏。故宮本署「明嘉靖三十年高郵張氏家刊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影印上圖藏本，署「明嘉靖三十二年張守中刻本」。按：故宮本亦收朱曰藩嘉靖三十一年所作〈張南湖先生詩集序〉，應以作三十二年為是。

<sup>4</sup>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有崇禎間汲古閣刊本。

<sup>5</sup> 為吳郡顧璘所撰。

對其所點選《草堂詩餘》之詞作，再作裁奪。張氏識語云：

當時集本亦多，惟《草堂詩餘》流行於世，其間復猥雜不粹。今觀老先生硃筆點取，皆平和高麗之調，誠可則而可歌。復命愚生再校，輒敢盡其愚見，因於各詞下漫註數語，畧見去取之意，別為一錄呈上。

《草堂詩餘》為南宋人所編選，乃「當世比較流行之歌曲；書賈牟利，類錄以為傳習之資」<sup>6</sup>，為求雅俗共賞，抉擇不嚴。故「老先生」以硃筆將其中佳作標出，復命張氏重作審定。「老先生」未詳何人，根據卷末紀年，張氏時任武昌府通判，五十二歲，既已步入老年，文中仍自稱「愚生」，故此位「老先生」當為張氏之前輩。

據玫瑰儀所見，此書現存二鈔本：其一藏於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無欄，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三十九頁，有〔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印（朱文）；其二藏於上海圖書館，藍格鈔本，版心有「南湖」二字，亦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三十九頁，有〔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記〕印（朱文）及〔上海圖／書館藏〕印（朱文），知是嘉業堂舊物。繆荃孫嘗撰〈書志〉，云：

此書取《草堂詩餘》，擇其平和高麗之調，於各詞下加以考證，或訂其誤，或伸其意，或辨後人改字之不當，或增當日本事之未詳。啓發性靈，誘掖後學，佳書也。後書「嘉靖戊戌五月十三日錄上」，疑是稿本。此出於天一閣，而《天一閣書目》作張繼緹撰，「繼」字衍。<sup>7</sup>

按：此本謔字頗多，當非稿本。此外，趙尊嶽亦嘗為此書作提要，錄之如下<sup>8</sup>：

《草堂詩餘別錄》一卷，明張繼緹輯。

「別錄」云者，蓋就《草堂》舊有評點之作，裁篇別出，而加之以箋者也。據張〈跋〉，評點出於吳文節公。凡前集黃山谷〈驀山溪〉，無名氏〈魚游春水〉<sup>9</sup>，淮海〈滿庭芳〉，六一〈浣溪沙〉<sup>10</sup>，淮海〈踏莎行〉、

<sup>6</sup> 龍沐勛語，見〈選詞標準論〉（《詞學季刊》，第1卷第2號），頁7。

<sup>7</sup> 見繆荃孫、吳昌綬、董康撰：《嘉業堂藏書志》（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184-1185。

<sup>8</sup> 趙尊嶽：〈詞籍提要〉，《詞學季刊》第3卷第1號（1936年），頁50-52。此篇原文所用標點，如逗號、句號、分號等，每多混用，且舊式書名號、人名號已不符使用，茲按現行慣用標點重加處理，並於詞牌加上〈〉號。其中標點及引文有明顯疑義者，則逕予更正，並加注說明。

<sup>9</sup> 趙文原脫「魚」字，今補。

<sup>10</sup> 趙文原作「浣沙溪」，今正。

〈如夢令〉，東坡〈西江月〉，荊公〈漁家傲〉，元獻〈玉樓春〉，王元澤〈倦尋芳〉，李後主〈浪淘沙〉，李玉〈賀新郎〉，曾純甫〈金人捧露盤〉，陸務觀〈水龍吟〉，陳同甫〈水龍吟〉，永叔〈瑞鶴仙〉，李世英〈蝶戀花〉，東坡〈蝶戀花〉，同叔〈蝶戀花〉，李易安〈如夢令〉、〈武陵春〉，賀方回〈青玉案〉，張子野〈天仙子〉，解方叔〈永遇樂〉，山谷〈水調歌頭〉，少游〈風流子〉，賀方回〈望湘人〉，李元膺〈洞仙歌〉，徐幹臣〈二郎神〉，少游〈浣溪沙〉，馮延巳〈謁金門〉、〈長相思〉，少游〈八六子〉、〈謁金門〉，叔原〈生查子〉，東坡〈阮郎歸〉、〈賀新郎〉，謝无逸〈千秋歲〉，稼軒〈鷓鴣天〉三十九首。後柳耆卿〈傾杯樂〉，周美成〈解語花〉，向伯恭〈鷓鴣天〉，張材甫〈燭影搖紅〉，吳大年〈燭影搖紅〉，賀方回〈臨江仙〉，謝无逸〈玉樓春〉，仲殊〈訴衷情〉，石林〈醉蓬萊〉，後村〈賀新郎〉，宋謙夫〈賀新郎〉，東坡〈水調歌頭〉，石林〈念奴嬌〉，晁无咎〈洞仙歌〉，稼軒〈金菊對芙蓉〉，東坡〈南鄉子〉、〈西江月〉，陳瑩中〈青玉案〉，陳後主〈秋霽〉，東坡〈念奴嬌〉，呂居仁〈滿江紅〉，東坡〈哨遍〉、〈鷓鴣天〉、〈滿庭芳〉，少游〈水龍吟〉，鹿虔扈〈臨江仙〉，韋莊〈小重山〉，少游〈江城子〉，陳簡齋〈臨江仙〉，吳彥高〈青玉案〉，東坡〈八聲甘州〉，稼軒〈水龍吟〉、〈念奴嬌〉，陳後主<sup>11</sup>〈西江月〉，張子野〈生查子〉，章質夫〈水龍吟〉，林和靖〈點絳脣〉，東坡〈卜算子〉，岳武穆〈滿江紅〉<sup>12</sup>三十九首。夫《草堂》選本，固未必率悖率雅。然茲錄亦不得遽謂能去其瓊瑤也。

每首之後，多附小箋，並稱有點錄，或無點錄，蓋指原本之曾未加以評選云爾。其箋無甚精義，且以〈如夢令〉（門外綠陰）一首為無名氏。夫《草堂》於一人，數首同選，往往僅標姓氏於第一首。而此即以詞題下不列名氏，即謂失考，彌復可哂！又陸淞〈瑞鶴仙〉（臉霞紅印枕）一首，元明諸本，多誤作永叔。此乃稱：「正非歐公無此妙<sup>13</sup>。但歐集不錄，豈子棐諱而去之耶？」推波沿誤，亦復不思之甚。至其深斥周柳，則於《金荃》之微言

<sup>11</sup> 當作「陳後山」，趙文誤。

<sup>12</sup> 當作「小重山」，趙文誤。

<sup>13</sup> 趙氏引文下引號原在此，今正。

大義，相去尚遠。狂夫之言，固奚責焉！

據岳武穆〈小重山〉詞箋，知此錄出於浙本，且謂惟浙本始載〈小重山〉詞。實則嘉靖同時閩沙大學生陳鍾秀刊本，亦附岳武穆〈小重山〉、〈滿江紅〉二首，范仲淹〈漁家傲〉一首，文天祥〈沁園春〉一首，或閩浙二刻，固復相同，亦相祖述耶？惟《別錄》中李世英〈蝶戀花〉（遙夜亭舉間信步）一首，無名氏〈念奴嬌〉（嗟來咄去）一首，為元明本所未有；或浙本有之，則浙本又與舊本有增損矣！未及獲讀，莫自懸揣矣！

原書一卷。但三十九葉，按《草堂》卷次分前後集<sup>14</sup>，題：「武昌府通判張緹」銜，數百年來，迄不見諸著錄。僅四明天一閣有藏本，而天一諸籍，後多凌散，不知猶能倖存否？光緒十九年癸巳冬日，揚州吳福茨從政四明，嘗就影鈔一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殊多訛字。是為吳氏致寬室藏，漸歸吳氏測海樓藏書<sup>15</sup>。十九年庚午，吳氏書入坊肆，展轉至海上武進趙氏惜陰堂，得獲錄副，以廣其傳。惟吳本後此屬之誰氏？不可知也。

#### 附錄 張緹跋

歌詠以養性情，故聲歌<sup>16</sup>之詞，有不得而廢者。詩餘者：唐宋以來之慢調也。吳文節公於《文章辨體》，亦有取焉。雖亦豔歌之聲，比之今曲<sup>17</sup>，猶為古雅<sup>18</sup>，故君子尚之！當時集本亦多，惟《草堂詩餘》<sup>19</sup>流行於世，其間復猥雜不粹。今觀老先生硃筆點取，皆平和<sup>20</sup>高麗之調，誠可則而可歌。復命愚生再校，輒敢盡其愚見。因於各詞下，漫注數語，略見去取之意，別為一錄呈上。倘有可取進教，幸甚！嘉靖戊戌五月十三日錄上<sup>21</sup>。

趙氏對於此書之評述，彌足珍貴，唯可商榷處亦復不少：

一、趙氏云：「據張〈跋〉，評點出於吳文節公。」此一推論有誤。按：《文

<sup>14</sup> 趙文此處原未斷句，今補。

<sup>15</sup> 趙文原作「漸歸吳氏測海樓。藏書十九年庚午吳氏書入坊肆」，今正。

<sup>16</sup> 趙文原作「歌聲」，據二鈔本乙正。

<sup>17</sup> 趙文原作「比以今曲」，據二鈔本更正。

<sup>18</sup> 趙文此處原未斷句，今補。

<sup>19</sup> 趙文原作「《草堂》詩話」，今依二鈔本更正。

<sup>20</sup> 趙文原作「和平」，今依二鈔本乙正。

<sup>21</sup> 此句原在卷末，說詳下。

章辨體》乃明人吳訥(1372-1457)所撰，張氏識語云：「詩餘者，唐宋以來之慢調也，吳文節公於《文章辨體》，亦有取焉。」蓋謂吳氏嘗論及詩餘耳。張綖生於一四八七年，卒於一五四三年，與吳訥年世並不相及。上引識語曾有「今觀老先生硃筆點取，皆平和高麗之調，誠可則而可歌。復命愚生再校」云云，評周邦彥〈解語花〉（風銷焰燭）亦云：「來教謂《草堂詞》多取周美成諸公麗語，如詩尚晚唐，亦何貴也。信如尊論。」皆可見「硃筆點取」者必為當世之人。趙氏蓋誤讀。

二、趙氏謂此書：「凡前集黃山谷〈驀山溪〉，……三十九首。後柳耆卿〈傾杯樂〉，……三十九首。」按：此書分《草堂詩餘別錄》及《草堂詩餘後集別錄》二部分，前者三十九首，後者四十首；趙氏於《後集別錄》漏列朱熹〈憶秦娥〉一闕，故誤為三十九首。

三、趙文云：「每首之後，多附小箋，並稱有點錄；或無點錄，蓋指原本之曾未加以評選云爾。」考之原書，作者屢云「有點刪」或「無點錄」，而未嘗云「有點錄」。「有點刪」當斷為「有點，刪」，謂「老先生」於某詞原有評點，以示佳妙，張氏則以為當刪，凡此共十二首；「無點錄」當斷為「無點，錄」，謂某詞原未以硃筆標出，張氏認為佳作當錄，凡此共二十三首。可見此等用語，乃張氏就時賢對此書之「點取」重作定奪，非僅「指原本之曾未加以評選」而已。趙氏以「有點錄」、「無點錄」連讀，殊非。

四、趙氏又云：「其箋無甚精義。」竊謂此書議論雖或未臻精妙，然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如：「後段三句似佳，結語尤曲折，婉約有味。若嫌巧細，詞與詩體不同，正欲其精工。」(A4)<sup>22</sup>、「前段寫景亦精麗」(A14)、「結句尤為委曲精工，含蓄無窮之意焉」(A20)、「造語精工，結句醞藉」(A24)、「語緩而意至，結句尤悠雅醞藉」(A33)、「語意俊逸，且有餘韻」(A38)、「此詞之悲過於痛哭矣。而音調諧婉，結語含蓄」(B04)、「此詞溫雅醞藉，佳品也」(B08)、「結句含蓄不盡之意，最得詞體」(B19)、「此詞寫感慨之意于醞藉之詞，謂之古作而音調諧和，謂之今詞而語意高古，愈味愈佳，允為詞式」(B27)、「其詞獨精工高雅，非後人所及」(B28)、「詞體本欲精工醞藉」(B34)等，可見張氏認為「詞」之為體，務求「精麗」、「委曲精工」、「精工高雅」、「造語精工，結句醞藉」、「悠雅

<sup>22</sup> 為便於對照，本文於各詞均加序號。《草堂詩餘別錄》部分列為A，《草堂詩餘後集別錄》部分列為B。

醞藉」、「精工醞藉」，凡此均屬精當之語；而評稼軒〈水龍吟〉一闋云：

嘗謂詞有二體：巧思者貴精工，宏才者尚豪放。人或不能兼，若幼安「羅帳燈昏，哽咽夢中語」、「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之類，綢繆情語，雖少游無以過；若「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座中豪氣，看君一飲千石」及此詞之類，高懷跌宕，則又東坡之流亞也。(B33)

除能欣賞辛詞盪氣迴腸的豪邁之作外，尚能體會其英雄氣慨之下，別有一種幽微深婉之情致，尤具卓識。

五、趙氏謂「據岳武穆〈小重山〉詞箋，知此錄出於浙本，且謂惟浙本始載〈小重山〉詞。實則嘉靖同時閩沙大學生陳鍾秀刊本，亦附岳武穆〈小重山〉、〈滿江紅〉二首。范仲淹〈漁家傲〉一首，文天祥〈沁園春〉一首，或閩浙二刻，固復相同，亦相祖述耶？」趙氏之意，蓋以為嘉靖時既有陳鍾秀刊本，故疑收岳飛〈小重山〉、〈滿江紅〉者，未必始於浙本。按：閩沙太學生陳鍾秀刊二卷本《精選名賢詞話草堂詩餘》<sup>23</sup>，分時令、節序、懷古、人物、人事、雜詠六類，收詞三六四闋；附詞四闋，岳飛二詞即在其中。然此書有「嘉靖十有七年歲次戊戌仲冬之月哉生明南京國子監承陳宗謨」之〈序〉，故王鵬運〈跋〉稱之為「嘉靖戊戌刻本」，張綆《草堂詩餘別錄》則作於是年(1538)五月，足見張氏所稱引之浙本年代必在陳鍾秀刊本之前。故閩本是否祖述張氏所見之浙本，雖未可知；唯浙本卻不能祖述閩本，張氏作此書時亦未能及見閩本。

以上就趙氏所論，提出考辨。由於趙文所述與鈔本頗有出入，究為趙氏筆誤，抑或《詞學季刊》校對不精，甚或版本差異，尚難遽斷，茲將疑點列出如下：

一、趙氏所謂之「張綆跋」，據玫儀所見二鈔本，此段文字皆在卷前，乃是正文前之題識，而「嘉靖戊戌五月十三日錄上」一語，則署於《後集別錄》卷末，另行書寫，而趙文卻將此句接書於〈跋〉後。

二、趙文列舉詞作，陳後主之〈西江月〉當作「陳後山」，岳武穆之〈滿江紅〉，當作〈小重山〉。

三、字句有異，或倒或漏者，如：無名氏「游春水」當作「魚游春水」，歐陽修「浣沙溪」當作「浣溪沙」，「故歌聲之詞」當作「故聲歌之詞」，「比以今

<sup>23</sup> 此書由王鵬運刻入《四印齋所刻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555-620。



曲」當作「比之今曲」，「和平」當作「平和」，「草堂詩話」當作「草堂詩餘」。標點之誤，如：「漸歸吳氏測海樓。藏書十九年庚午吳氏書入坊肆」當作「漸歸吳氏測海樓藏書。十九年庚午吳氏書入坊肆」，「猶為古雅故君子尚之」當作「猶為古雅，故君子尚之」。

由於趙氏所見本與上圖所藏嘉業堂藍格鈔本同出於天一閣本，既屬同源，字句不應差異若此之鉅；是故此等譌誤，當屬作者或編者、校者之疏失。然由〈小重山〉誤作〈滿江紅〉觀之，上述疏漏，恐不能盡歸咎於手民。

本文對張書進行點校，承蒙中國科學院、上海圖書館提供藏本閱覽，至為感謝，茲將點校凡例說明如下：

一、由於二鈔本訛字俱多，故本文以二本互校，再列出《全唐詩》、《全唐五代詞》、《全宋詞》或《全金元詞》<sup>24</sup>之異文。蓋因二者舛誤雖多，唯因來源不同，相互對勘，截長補短，庶可近實。

二、是書鮮有著錄，更少流通。本文校語特意加詳，將鈔本譌誤處一一列出，以見二者皆非稿本，或可據以考其淵源。

三、為清眉目，本文點校之時，於《草堂詩餘別錄》各詞皆冠以「A」字，《草堂詩餘後集別錄》皆冠以「B」字，逐首編號，俾便查核。

四、詞作部分，據鈔本原文；凡常見之異體，不出校語。如「略」「畧」、「刪」「刪」、「疏」「疎」、「艷」「豔」、「煙」「烟」、「閒」「閑」、「拋」「拋」、「弔」「吊」、「著」「着」、「攜」「携」、「鬪」「鬪」、「蓋」「盖」、「窗」「窓」、「館」「館」、「卻」「却」、「敘」「叙」、「牆」「墻」、「胸」「胷」、「驄」「騶」、「鬢」「鬢」、「離」「离」、「繡」「綉」、「歎」「嘆」、「雙」「双」、「往」「徃」、「修」「脩」、「臺」「台」、「鈎」「鉤」、「蔥」「葱」、「織」「織」、「總」「摠」、「幕」「幙」、「弔」「吊」、「冰」「氷」、「鎖」「鎖」、「暗」「黯」、「覓」「覓」、「叫」「叫」、「絳」「絳」、「趁」「趁」、「纔」「才」、「遊」「游」、「漱」「漱」、「絃」「弦」、「牋」「箋」、「祇」「祗」、

<sup>24</sup> 諸書版本如下：《全唐詩》（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全唐五代詞》（臺北：世界書局，1959年）；《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全金元詞》（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兩」「𠂔」、「於」「于」、「蕊」「蘂」、「悽」「淒」、「妒」「妬」、「涼」「涼」、「湧」「涌」、「算」「筭」、「場」「場」、「鐵」「鐵」、「粧」「妝」、「敲」「敬」、「斂」「斂」、「淡」「澹」、「瓶」「甌」、「箇」「個」、「柰」「奈」、「爐」「炉」之類。



# 草堂詩餘別錄

武昌府通判張綖

歌詠以養性情，故聲歌之詞，有不得而廢者。詩餘者，唐宋以來之慢調也，吳文節公於《文章辨體》，亦有取焉。雖亦豔歌之聲，比之今曲，猶為古雅，故君子尚之。當時集本亦多，惟《草堂詩餘》流行於世，其間復猥雜不粹。今觀老先生硃筆點取，皆平和高麗之調，誠可則而可歌。復命愚生再校，輒敢盡其愚見，因於各詞下漫註數語，畧見去取之意，別為一錄呈上。倘有可取，進教幸甚！

## A01 黃山谷〈驀山溪〉

鴛鴦翡翠，小小思珍偶。眉黛斂秋波，儘湖南、山明水秀。娉娉嫋嫋，恰近十三餘，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時候。尋花載酒。肯落誰人後。祇恐遠歸來，綠成陰、青梅如豆。心期得處，每自不由人，長亭柳。君知否。千里猶回首。

原有點，今刪。按山谷此詞，語意高雅，誠為可錄；但通篇所詠，皆少年風情之作。後段<sup>25</sup>率用杜牧之〈湖州贈妓〉詩意，至千里回首，情極不薄矣，不可為訓，似宜刪去。

又按山谷序晏叔原《小山詞集》云：「若乃少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sup>26</sup>癯儒，晚悟裙裾<sup>27</sup>之樂。鼓之舞之，使晏安鳩毒而不悔，是則叔原之罪哉！」今觀此詞，其去鼓舞鳩毒者幾何？大抵宋制許用官妓，故士夫多有此作，以適一時之興。雖東坡之詞，致堂稱其一洗綺羅香澤之氣，擺脫網<sup>28</sup>繆宛轉之態，而其留連聲妓之作，亦復不少。濫觴者，不特一秦少游

<sup>25</sup> 「段」，二本並誤作「段」，下文同者不再標出。

<sup>26</sup> 中科院本作「若節」，非。按：「苦節」語出《易經·節卦·上六》。

<sup>27</sup> 「裾裾」二字，中科院本前者从「衣」後者从「示」，上圖本二字皆从「示」。按：二字皆當从「衣」。

<sup>28</sup> 「網」，二本並作「調」，當作「網」。胡寅〈酒邊詞序〉云：「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網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

也。本朝革去官妓，復嚴為之禁，真得盛世嚴肅之體，養士人正大之習，過前代遠矣。但兩京各處，猶設妓院，若悉除其籍，豈不為全美之事哉！<sup>29</sup>

## A02 〈魚游春水〉<sup>30</sup>

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猶峭<sup>31</sup>，紅日薄侵羅綺。嫩草方抽碧玉茵<sup>32</sup>，細柳輕拂黃金縷<sup>33</sup>。鶯囀上林，魚游春水。幾曲<sup>34</sup>欄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恁歸遲<sup>35</sup>，梅妝淚<sup>36</sup>洗。鳳簫聲絕沉孤鴈<sup>37</sup>，望斷清波<sup>38</sup>無雙鯉。雲山萬里，寸心千里。

「雲山萬里」二句，意義不通，當是「萬重」<sup>39</sup>，與前「鶯囀上林」方叶。

## A03 淮海〈滿庭芳〉

曉色雲開，春隨人意，驟雨纔過還晴。古臺芳榭，飛燕蹴紅英。舞困榆錢自落，鞦韆<sup>40</sup>外、綠水橋平。東風裏，朱門映柳，低按小秦箏。多情。行樂處，珠鈿翠蓋，金<sup>41</sup>轡紅纓。漸酒空醺醺<sup>42</sup>，花困蓬瀛。豆蔻梢頭舊恨，千<sup>43</sup>年夢、屈指堪驚。凭欄<sup>44</sup>久，疏煙淡日，微映百層城<sup>45</sup>。

<sup>29</sup> 此數行各低二格，當為附記性質。

<sup>30</sup> 《全宋詞》作者題為無名氏，見冊5，頁3651。

<sup>31</sup> 「猶峭」，《全宋詞》作「微透」。

<sup>32</sup> 《全宋詞》作「嫩筍才抽碧玉簪」。

<sup>33</sup> 《全宋詞》作「細柳輕牽黃金蕊」。

<sup>34</sup> 「幾曲」，《全宋詞》作「屈曲」。

<sup>35</sup> 《全宋詞》作「佳人應念歸期」。

<sup>36</sup> 「淚」，《全宋詞》作「淡」。

<sup>37</sup> 「絕」，《全宋詞》作「杳」。

<sup>38</sup> 「望斷清波」，《全宋詞》作「目斷澄波」。

<sup>39</sup> 中科院本誤作「萬里」，上圖藏本作「萬重」，茲據改。《全宋詞》此句亦作「雲山萬重」，張氏既有此注，故引詞部分不予改正，否則其注落空。

<sup>40</sup> 「鞦韆」，《全宋詞》作「秋千」，見冊1，頁463。

<sup>41</sup> 「金」，《全宋詞》作「玉」。

<sup>42</sup> 「醺醺」，《全宋詞》作「金榼」。

<sup>43</sup> 「千」，《全宋詞》作「十」。

<sup>44</sup> 「凭欄」，《全宋詞》作「憑闌」。

<sup>45</sup> 《全宋詞》作「寂寞下蕪城」。

「曉色」舊訛為「晚兔」，此本作「晚色」，亦非。「古臺旁榭」乃「高臺芳榭」，「醞醖」原本作「金榼」。此出後人改，良勝。「千年」夢當是「十年」，用「十年一覺揚州夢」之句，「千年」豈可「屈指」耶？

#### A04 六一<sup>46</sup>〈浣溪沙〉

小院閒窗春色深。重簾未捲<sup>47</sup>影沉沉。倚樓無語理瑤琴。遠岫出雲<sup>48</sup>催薄暮，細風吹雨弄輕陰。梨花欲謝恐難禁。

原無點，今錄。後段三句似佳，結語尤曲折，婉約有味。若嫌巧細，詞與詩體不同，正欲其精工，故謂秦淮海以詞為詩，嘗有「簾幕千家錦綉垂」之句，孫莘老見之，云：「又落小石調矣。」

#### A05 淮海〈踏莎行〉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sup>49</sup>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

坡翁絕愛此詞尾兩句，自書於扇，云：「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釋天隱註《三體唐詩》<sup>50</sup>謂此二句實自「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為愁人住少時」變化，然《毛詩》「毖彼泉水，亦流於淇」已有此意，少游蓋出諸此。

又《王直方詩話》載黃山谷惜此詞「斜陽暮」意重，欲易之，未得其字。今《郴誌》遂作「斜陽度」。愚謂此亦何害而病其重也。李太白詩「睨彼落日暮」，即斜陽暮也。劉禹錫「烏衣巷口夕陽斜」、杜工部「山木蒼蒼落日曛」，皆此意。別如韓文公〈紀夢〉詩「中有一人壯非少」，〈石鼓歌〉「安置妥帖平不頗」之類尤多，豈可亦謂之重耶？山谷當無此言，即誠出山谷，亦一時之言，未足為定論也。

<sup>46</sup> 《全宋詞》收入李清照名下，見冊2，頁928。

<sup>47</sup> 「卷」，《全宋詞》作「捲」。下文同者不再標出。

<sup>48</sup> 「雲」，《全宋詞》作「山」。

<sup>49</sup> 「郴」，中科院本誤作「柳」，今正。

<sup>50</sup> 宋周弼編著。今有清高士奇輯注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

## A06 如夢令

門外綠陰千頃。兩兩黃鸝相應。睡起不勝情，行到碧梧金井。人靜。人靜。風弄<sup>51</sup>一枝花影。

此雖小令，妙絕今古，惜逸作者之名<sup>52</sup>。

## A07 東坡〈西江月〉

照野瀾瀾淺浪，橫空曖曖<sup>53</sup>微霄。障泥未解玉驄驕。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碎<sup>54</sup>瓊瑤。解鞍敲<sup>55</sup>枕綠楊橋。杜宇數<sup>56</sup>聲春曉。

此詞亦無甚奇，要見古人風致如此耳。

## A08 荊公〈漁家傲〉

平岸小橋千嶂抱。揉<sup>57</sup>藍一水縈花草。茅屋數間窗窈窕。塵不到。時時自有春風掃。午枕覺來聞語鳥。敲眠似聽朝雞早。忽憶故人今總老。貪夢好。茫茫<sup>58</sup>忘了邯鄲道。

無點，錄。此詞寫景幽勝，筆力甚高。「敲眠似聽朝雞早」，言午枕敲眠聽鳥，如此閒逸，更似聽朝雞早乎？言不似也。「朝雞」對「語鳥」看，「早」字對「午」字看，其意自見。「卻憶故人」以下三句，皆是聽朝雞早者也<sup>59</sup>。

<sup>51</sup> 「弄」，《全宋詞》作「動」，見冊2，頁801。

<sup>52</sup> 此詞《草堂詩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謂秦觀作，見冊1489，頁534。《全宋詞》收入曹組名下，注云：「案：《類編草堂詩餘》卷一此首誤作秦觀詞。又誤作歐陽修詞，見楊金本《草堂詩餘前集》卷下。別又誤入吳文英《夢窗詞集》。」

<sup>53</sup> 「曖曖」，二本皆誤作「暖暖」。茲從《全宋詞》，見冊1，頁284。

<sup>54</sup> 「碎」，《全宋詞》作「破」。

<sup>55</sup> 「敲」，二本皆誤作「歌」。茲從《全宋詞》。

<sup>56</sup> 「數」，《全宋詞》作「一」。

<sup>57</sup> 「揉」，《全宋詞》作「柔」，見冊1，頁205。

<sup>58</sup> 「茫茫」，《全宋詞》作「茫然」。

<sup>59</sup> 此書二鈔本皆為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評語之字體大小與詞作同，僅低一格，故為每行十九字。唯此段評語小字雙行書寫，每行之字數則同。當為原稿有所增補。

## A09 元獻〈玉樓春〉

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sup>60</sup>三月雨。  
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

此是詞家本色。「殘夢五更鐘」、「離愁三月雨」已佳，著「樓頭」、「花底」四字尤妙。

A10 王元澤〈倦尋芳〉<sup>61</sup>

露晞向曉<sup>62</sup>，簾幕風輕，小院閒晝。翠逕鶯來，驚下亂紅鋪繡。倚危牆，登高樹，海棠著<sup>63</sup>雨胭脂透。算韶華，又因循過了，清明時候。倦遊燕、風光滿目，好景良辰，誰共攜手。恨被榆錢，買斷兩眉長鬪。憶得高陽人散後<sup>64</sup>。落花流水仍依舊。這情懷，對東風、盡成消瘦。

無點，今錄。此荊公子王霧所作，霧自不為詞，有詰之者，援筆揮此，錄之以著其敏。霧嘗作《爾雅》，項平甫稱其足以名家，視揚子雲、許叔重無多遜也。乃知典樂道廢，雖有美質，終鮮成材。荊公哭霧詩有云：「一日鳳鳥去，千秋梁木摧。」稱許不類，愚不知其何說也。

## A11 李後主〈浪淘沙〉

簾外雨<sup>65</sup>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暖<sup>66</sup>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sup>67</sup>貪歡。獨自莫凭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羅衾不暖」，硃筆改作「不奈」，蓋以與下「寒」字意重。竊意「暖」字

<sup>60</sup> 「離愁」，《全宋詞》作「離情」，見冊1，頁108。

<sup>61</sup> 《全宋詞》作〈倦尋芳慢〉，見冊1，頁384。

<sup>62</sup> 「曉」，《全宋詞》作「晚」，誤。

<sup>63</sup> 「著」，《全宋詞》作「經」。

<sup>64</sup> 《全宋詞》此句作「憶高陽，人散後」，無「得」字。

<sup>65</sup> 「雨」，二鈔本皆誤作「兩」。

<sup>66</sup> 「暖」，《全唐詩》及《全唐五代詞》並作「耐」。前者見冊12，頁10046；後者見頁231。

<sup>67</sup> 「餉」，《全唐詩》、《全唐五代詞》並作「晌」。

恐是用力活字，謂羅衾不能暖此五更之寒也。如今人謂以湯溫酒為暖酒，古詞「午窓睡起暖金卮」，《禮記》「煖之以日月」是也。

### A12 李玉〈賀新郎〉

篆縷銷金鼎。醉沉沉、庭陰轉午，畫堂人靜。芳草王孫知何處，惟有楊花糝徑。漸玉枕、騰騰春醒。簾外殘紅春已透，鎖無聊、殢酒厭厭病。雲鬢亂，未忺整。江南舊事休重省。遍天涯、尋消問息，斷鴻<sup>68</sup>難倩。月滿西樓憑欄久，依舊歸期未定。又只恐、餅沉金井。嘶騎不來銀燭暗，枉教人、立盡梧桐影。誰伴我，對鸞鏡。

無點，今錄。此詞如「月滿西樓憑欄久，依舊歸期未定」，及「嘶騎不來銀燭暗，枉教人立盡梧桐影。誰伴我，對鸞鏡」，頗似流麗高雅，寓意托懷，無嫌閨院。

### A13 曾純甫〈金人捧露盤〉

記神京、繁華地，舊游蹤。正御溝、春水溶溶。平康巷陌，繡鞍金勒躍青驄。解衣沽酒醉絃箏<sup>69</sup>，柳綠花紅。到如今、餘霜鬢，嗟前事、夢魂中。但寒煙、滿目飛蓬。雕欄玉砌，空餘<sup>70</sup>三十六離宮。塞笳驚起暮<sup>71</sup>天鴈，寂寞東風。

無點，錄。桀紂之亡，不過沉湎冒<sup>72</sup>色。此詞前敘神京繁華風俗<sup>73</sup>，足以見宋亡之故矣；後段悲痛雋永，有〈黍離〉之風焉。

### A14 陸務觀〈水龍吟〉

摩訶池上追遊路，紅綠參差春晚。韶光妍媚，海棠如醉，桃花欲暖。挑菜初開，禁煙將近，一城絲管。看金鞍爭道，香車飛蓋，爭先占、新亭館。惆

<sup>68</sup> 「鴻」，二鈔本皆誤作「紅」。茲從《全宋詞》，見冊2，頁1040。

<sup>69</sup> 「絃箏」，《全宋詞》作「弦管」，見冊2，頁1314。「箏」即「管」字。

<sup>70</sup> 「餘」，《全宋詞》作「鎖」。

<sup>71</sup> 二鈔本皆作「暮」。今從《全宋詞》作「暮」，

<sup>72</sup> 「冒」，上圖藏本作「冒」。

<sup>73</sup> 「風俗」二字，上圖藏本以小字插入。

悵年華暗換。黯銷魂、雨收雲散。鏡奩掩月，釵梁折鳳，秦箏斜鴈。身在天涯，亂山孤壘，危樓飛觀。歎春來只有，楊花和恨，向東風滿。

無點，錄。前段寫景亦精麗，後段「身在天涯，亂山孤壘，危樓飛觀」甚高妙；「歎春來只有，楊花和恨，向東風滿」，亦佳句也。愚檢放翁《渭南集》，不見此詞，而「亂山孤壘」二句，有見之詩句者，當是其作<sup>74</sup>。

詞中稱秦少游為名家，一卧古藤，雅道寂寞。陸放翁初生時，母夢少游投胎，故名游而字觀。今觀斯詞，宛然淮海家法也，豈曰鷹鳩之隔哉<sup>75</sup>！

### A15 陳同甫〈水龍吟〉

關<sup>76</sup>花深處層樓，畫簾半捲東風軟。春歸翠陌，平莎茸嫩，垂楊金淺。遲日催花，淡雲閣雨，輕寒輕暖。恨芳菲世界，遊人未賞，都付與、鶯和燕。寂寞憑高念遠。向南樓、一聲歸鴈。金釵鬪草，青絲勒馬，風流雲散。羅綬分香，翠綃封淚，幾多幽怨。正銷魂，又是疏煙淡月，子規聲斷。

無點，錄。以龍川之豪，降而為此調，所謂「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sup>77</sup>。

### A16 永叔<sup>78</sup>〈瑞鶴仙〉

臉霞紅印枕。睡覺來、冠兒還是不整。屏間麝煤冷。但眉山<sup>79</sup>壓翠，淚珠彈粉。堂深畫永。燕交飛、風簾露井。恨無人，與說相思，近日帶圍寬盡。重省。殘燈朱幌<sup>80</sup>，淡月紗窗，那時風景。陽臺路遠<sup>81</sup>。雲雨夢，便無準。待歸來，先指花梢教看，卻把心期細問。問因循、過了青春，怎生意穩。

「重省」以下三句既妙絕，「陽臺路遠」以下，如行雲流水，略不覺其為韻語，正非歐公無此妙，但歐集不錄，豈子斐諱而去之耶？

<sup>74</sup> 《全宋詞》收放翁此詞，謂錄自《中興以來絕妙詞選》，見《全宋詞》，冊3，頁1601。

<sup>75</sup> 此二行各低二格，當為附記性質。

<sup>76</sup> 二本並作「關」，誤。

<sup>77</sup> 宋許顥《彥周詩話》：「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

<sup>78</sup> 《全宋詞》收入陸淞下，注云：「案此首又見《草堂詩餘前集·卷上》誤作歐陽修詞。」，見冊3，頁1516。

<sup>79</sup> 「山」，《全宋詞》作「峯」。

<sup>80</sup> 上圖藏本此字誤作从巾、晁聲。

<sup>81</sup> 「路遠」，《全宋詞》作「路迴」，見冊3，頁1516。



## A17 李世英〈蝶戀花〉

遙夜亭皋閒信步。纔過清明，漸覺傷春暮。數點雨聲風約住。朦朧澹月雲來去。桃杏依稀香暗渡。誰在秋千，笑裏輕輕語。一寸相思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

無點，錄。張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為時膾炙。王荊公謂其不如李冠「朦朧淡月雲來去」。今觀張句纖巧，李句淡雅，誠為過之；又俱不如老杜「雲月遞微明」簡而妙也。此詞既為名公所賞，亦不可遺。

## A18 東坡〈蝶戀花〉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來時<sup>82</sup>，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牆裏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

「燕子來時，綠水人家遶」二句高妙，有奇趣，後段「牆裏」、「牆外」之句無甚意思<sup>83</sup>。

A19 同叔<sup>84</sup>〈蝶戀花〉

簾幕風輕雙語燕。午醉<sup>85</sup>醒來，柳絮飛撩亂。心事一春猶未見。餘花<sup>86</sup>落盡青苔院。百尺朱樓閒倚徧。薄雨濃雲，抵死遮人面。消息未知歸早晚。斜陽只送平波遠。<sup>87</sup>

無點，錄。「薄雨濃雲」二句奇，結亦雋永。

## A20 李易安〈如夢令〉

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

<sup>82</sup> 「來時」，《全宋詞》作「飛時」，見冊1，頁300。

<sup>83</sup> 中科院本脫「意」字。

<sup>84</sup> 《全宋詞》收入歐陽修名下，注云：「案此首別又見晏殊《珠玉詞》。」見冊1，頁126。

<sup>85</sup> 「醉」，《全宋詞》作「後」。

<sup>86</sup> 「餘花」，《全宋詞》作「紅英」。

<sup>87</sup> 末二句，《全宋詞》作「羌管不須吹別怨。無腸更為新聲斷」。

是綠肥紅瘦。

韓偓詩云：「昨夜三更雨，今朝一陣寒。海棠花在否，側臥捲簾看。」此詞盡用其語點綴，結句尤為委曲精工，含蓄無窮之意焉。可謂女流之藻思者矣。

## A21 易安〈武陵春〉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聞<sup>88</sup>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有點，刪。易安名清照，尚書李格非之女，適宰相趙挺之子明誠，嘗集《金石錄》千卷，比諸六一所集，更倍之矣。所著有《漱玉集》<sup>89</sup>，朱晦庵亦亟稱之。後改適人，頗不得意，此詞「物是人非事事休」，正詠其事。水東葉文莊謂李公不幸而有此女，趙公不幸而有此婦，詞固不足錄也。結句稍可誦，朱淑真「可憐禁載許多愁」祖之，豈女輩相傳心法耶？

## A22 賀方回〈青玉案〉<sup>90</sup>

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華年誰與度。月樓<sup>91</sup>花院，綺<sup>92</sup>窗朱戶。惟<sup>93</sup>有春知處。 碧<sup>94</sup>雲冉冉蘅皋暮。綵筆空題斷腸句<sup>95</sup>。試問閒愁知幾許<sup>96</sup>。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

無點，錄。方回以此詞得名號「賀梅子」，山谷云：「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

## A23 張子野〈天仙子〉

水調數聲持酒聽。午醉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往事

<sup>88</sup> 中科院本誤作「閨」。

<sup>89</sup> 中科院本誤作「漱石集」字，上圖藏本不誤。

<sup>90</sup> 《全宋詞》作〈橫塘路〉，見冊1，頁513。

<sup>91</sup> 「樓」，《全宋詞》作「橋」。

<sup>92</sup> 「綺」，《全宋詞》作「瑣」。

<sup>93</sup> 「惟」，《全宋詞》作「只」。

<sup>94</sup> 「碧」，《全宋詞》作「飛」。

<sup>95</sup> 《全宋詞》作「彩筆新題斷腸句」。

<sup>96</sup> 《全宋詞》作「若問閒情都幾許」。「蘅皋」，上圖本誤作「衡皇」。

後期空記省。沙上並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重翠<sup>97</sup>幙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sup>98</sup>。

無點，錄。說見李世英〈蝶戀花〉下。白樂天〈三游洞記〉云：「雲破月出，光景含吐。」子野「雲破月來」之句，蓋出諸此<sup>99</sup>。

## A24 解方叔〈永遇樂〉

風暖鶯嬌，露濃花重，天氣和煦。院落煙收，垂楊舞困，無奈堆金縷。誰家巧縱，青樓絃管，惹起夢雲情緒。憶當時、紋衾粲枕，未嘗暫孤鴛侶。芳菲易老，故人難聚。到此翻成輕誤。閨苑仙遙，蠻牋縱寫，何計傳深訴。青山綠水，古今長在，惟有舊歡何處。空贏得、斜陽暮草，淡煙細雨。

無點，錄。造語精工，結句醞藉。

## A25 山谷〈水調歌頭〉

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無數，花上有黃鸝。我欲穿花尋路，直入白雲深處，浩氣展紅<sup>101</sup>霓。祇恐花深裏，紅露濕人衣。坐白<sup>102</sup>石，敲玉枕，拂金徽。謫仙何處，無人伴我白螺盃。我為靈芝仙草，不為朱唇丹臉，長嘯一<sup>103</sup>何為。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歸。

語雖高古<sup>104</sup>，恐非詞家本色。

## A26 少游〈風流子〉

東風吹碧草，年華換、行客老滄洲。見梅吐舊英，柳搖新綠，惱人春色，還上枝頭。寸心亂，北隨雲黯黯，東逐水悠悠。斜日半山，暝煙兩<sup>105</sup>岸，數聲橫

<sup>97</sup> 「翠」，《全宋詞》作「簾」，見冊1，頁70。

<sup>98</sup> 二鈔本皆作「逕」，茲從《全宋詞》。

<sup>99</sup> 此段評語，二鈔本行款略有不同，內容則無異。

<sup>100</sup> 二鈔本皆誤作「贏」，今正。

<sup>101</sup> 中科院本作「紅」。上圖本作「虹」，《全宋詞》同，冊1，頁386。

<sup>102</sup> 「白」，《全宋詞》作「玉」，見冊1，頁386。

<sup>103</sup> 「一」，《全宋詞》作「亦」。

<sup>104</sup> 中科院本誤作「右」。上圖本不誤。

<sup>105</sup> 中科院本作「雨」。上圖本作「兩」，《全宋詞》同，見冊1，頁456。

笛，一葉扁舟。青門同攜手，前歡記、渾似夢裏揚州。誰念斷腸南陌，回首西樓。算天長地久，有時有盡，奈何綿綿<sup>106</sup>，此恨無<sup>107</sup>休。擬待倩人說與，生怕伊<sup>108</sup>愁。

有點，刪。通篇語太熟，稍近陳，結句雖有意致，亦是常語。

### A27 賀方回〈望湘人〉

厭鶯聲到枕，花氣動簾，醉魂愁夢相半。被惜餘薰，帶鶯剩眼。幾許傷春春晚。淚竹痕鮮，佩蘭香老，湘天濃暖。記小江、風月佳時，屢約非煙游<sup>109</sup>伴。須信鶯弦易斷。奈雲和再鼓，曲終人遠。認羅襪無蹤，舊處弄波清淺。青翰棹艤，白蘋洲畔。儘目臨臯飛觀。不解寄、一字相思，幸有歸來雙燕。

「非烟」當是「禁烟」，結句倒語法也。「幸有歸來雙燕」，乃不解寄一字相思耶？

### A28 李元膺〈洞仙歌〉

雪雲散盡，放曉晴庭<sup>110</sup>院。楊柳於人便青眼。更風流多處，一點梅心、相映遠。約略嚙輕笑淺。一年春好處，不在濃芳，小艷疏香最嬌軟。到清明時候，百紫千紅花正亂。已失春風一半。早占<sup>111</sup>取韶光、共追遊，但莫管春寒，醉紅自暖。

此詞盡用楊巨源「詩家清景在新春」及韓退之「最是一年春好處」詩意。

### A29 徐幹臣〈二郎神〉<sup>112</sup>

悶來彈鵲<sup>113</sup>，又攪碎<sup>114</sup>、一簾花影。謾試著春衫，還思纖手，薰徹金虬<sup>115</sup>爐

<sup>106</sup> 「綿綿」，《全宋詞》作「緜緜」。

<sup>107</sup> 「無」，《全宋詞》作「難」。

<sup>108</sup> 二鈔本作「伊」，《全宋詞》作「人」。

<sup>109</sup> 「游」，上圖本誤作「浮」。中科院本、《全宋詞》作「游」，見冊1，頁541。

<sup>110</sup> 「庭」，《全宋詞》作「池」，見冊1，頁447。

<sup>111</sup> 「早」，《全宋詞》作「蚤」。

<sup>112</sup> 《全宋詞》調名作〈轉調二郎神〉，見冊2，頁814。

<sup>113</sup> 「鵲」，《全宋詞》作「雀」。

冷。動是愁端<sup>116</sup>如何向，更<sup>117</sup>恁得、新來多病。嗟<sup>118</sup>舊日沈腰，而今潘鬢，怎<sup>119</sup>堪臨鏡。重省。別時淚漬<sup>120</sup>，羅襟<sup>121</sup>猶凝。料爲我厭厭，日高慵起，長託春醒未醒。鴈足不來，馬蹄難駐，門掩一庭芳景<sup>122</sup>。空佇立，盡日欄干倚遍，畫長人靜。

「馬蹄難駐」，胡苕溪謂「駐」字改作「去」字，語意方佳。此淺見也。馬蹄所難去者，正以難駐耳。

### A30 〈浣溪沙〉<sup>123</sup>

青杏園林煮酒香。佳人初試薄羅裳。柳絲搖曳<sup>124</sup>燕飛忙。乍雨乍晴花易老<sup>125</sup>，閒愁閒悶日偏長。爲誰消瘦減容光。

有點，刪。只起句有興致，餘語常。

### A31 馮延巳<sup>126</sup> 〈謁金門〉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閒引鴛鴦芳<sup>127</sup>徑裏。手按紅杏蕊。鬪鴨闌干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鶻喜。

無點，錄。語有古意，不甚著聲臭。

<sup>114</sup> 「碎」，《全宋詞》作「破」。

<sup>115</sup> 「薰」，中科院本誤作「董」，《全宋詞》作「燠」。「虬」，《全宋詞》作「爐」。

<sup>116</sup> 「端」，《全宋詞》作「多」。

<sup>117</sup> 「更」，《全宋詞》作「但」。

<sup>118</sup> 「嗟」，《全宋詞》作「想」。

<sup>119</sup> 「怎」，《全宋詞》作「不」。

<sup>120</sup> 「漬」，《全宋詞》作「滴」。

<sup>121</sup> 「襟」，《全宋詞》作「衣」。

<sup>122</sup> 「鴈足不來，馬蹄難駐，門掩一庭芳景」，《全宋詞》作「雁翼不來，馬蹄輕駐，門閉一庭芳景」。

<sup>123</sup> 此詞《全宋詞》收在晏殊名下，見冊1，頁88。

<sup>124</sup> 「搖曳」，《全宋詞》作「無力」。

<sup>125</sup> 「易老」，《全宋詞》作「自落」。

<sup>126</sup> 中科院本作「己」，上圖本作「巳」。

<sup>127</sup> 「芳」，《全唐詩》、《全唐五代詞》並作「香」。前者見冊12，頁10154；後者見頁250。

A32 〈長相思〉<sup>128</sup>

紅滿枝。綠滿枝。宿雨厭厭睡起遲。閒庭花影移。憶歸期。數歸期。夢見雖多相見稀。相逢知幾時。

無點，錄。語淡思深，故為可錄。

## A33 少游〈八六子〉

倚<sup>129</sup>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念柳外青驄別後，水邊紅袂分時，愴然暗驚。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里柔情。怎奈向、歡娛漸隨流水，素絃聲斷，翠綃香減，那堪<sup>130</sup>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

語緩而意至，結句尤悠雅醞藉。朱淑真詩「欲將鬱結心頭事，付與黃鸝叫幾聲」，便不成語。

## A34 〈謁金門〉

春雨足。染就一溪新綠。柳外飛來雙羽玉。弄晴相對浴。樓外翠簾高軸。倚遍欄干幾曲。雲淡水平煙樹簇。寸心千里目。

無點，錄。前段佳句，後亦雋永。

## A35 叔原〈生查子〉

金鞍美少年，去躍青驄馬。牽繫玉樓人，翠被春寒夜。消息未歸來，寒食梨花樹。無處說相思，背面秋千下。

雖少年語，儘有佳思，俊逸頗類太白。唐人有詩云：「侍女倚粧奩，故故驚人睡。那知本未眠，背面偷垂淚。懶卸鳳頭釵，羞入鴛鴦被。時復見殘燈，

<sup>128</sup> 此詞《全宋詞》收錄，作者為無名氏，注云：「案此首別又誤作南唐馮延巳詞，見《類編早堂詩餘》卷一。」見冊5，頁3739。

<sup>129</sup> 二本並誤作「停」。據《全宋詞》改，見冊1，頁456。

<sup>130</sup> 二鈔本此處並衍一「那」字。

和烟墜金穗。」<sup>131</sup> 與此詞格相同，意致亦佳，未知孰<sup>132</sup> 勝也<sup>133</sup>。

### A36 東坡〈阮郎歸〉

綠槐高柳咽新蟬。薰風初入<sup>134</sup> 弦。碧紗窗下水沉煙。碁聲驚晝眠。微雨過，小荷翻。榴花開欲燃<sup>135</sup>。玉盆纖手弄清泉。瓊珠碎又<sup>136</sup> 圓。

### A37 東坡〈賀新郎〉

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槐<sup>137</sup> 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卻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蘂都盡，伴君幽獨。穠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簌<sup>138</sup>。

有點，刪。二詞在坡非其至。

### A38 謝無逸〈千秋歲〉

練花<sup>139</sup> 飄砌。蔌蔌清香細。梅雨過，蘋風起。情隨湘水遠，夢遶吳峰翠。琴書倦，鷓鴣喚起南窗睡。密意無人寄。幽恨憑誰洗。修竹畔，疏簾裏。歌餘塵拂扇，舞罷風掀袂。人散後，一鉤淡月天如水。

無點，錄。語意俊逸，且有餘韻。

<sup>131</sup> 此韓偓之作。《全唐詩》卷 683 及卷 891 俱收錄，前者作〈懶卸頭〉，小注：「一作生查子。」後者作〈生查子〉，分別見頁 7835 及頁 10070。《全唐五代詞》亦錄此，見頁 92。略有異文。

<sup>132</sup> 「孰」，中科院藏本誤作「熟」。

<sup>133</sup> 此段評語，二鈔本行款略有不同，內容則無異。

<sup>134</sup> 「入」，中科院藏本誤作「人」。

<sup>135</sup> 「燃」，《全宋詞》作「然」，見冊 1，頁 298。

<sup>136</sup> 「又」，《全宋詞》作「卻」。

<sup>137</sup> 「槐」，《全宋詞》作「桐」，見冊 1，頁 297。

<sup>138</sup> 「簌簌」，二鈔本並作「蔌蔌」。茲從《全宋詞》。

<sup>139</sup> 「練花」，《全宋詞》作「棟花」，見冊 2，頁 649。



A39 〈鷓鴣天〉<sup>140</sup>

枕簟溪堂冷欲秋。斷雲依水晚來收。紅蓮相倚深如怨<sup>141</sup>，白鳥無言空<sup>142</sup>自愁。書咄咄，且休休。一丘一壑也風流。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覺新來懶上樓。

無點，錄。「紅蓮」、「白鳥」之句，寫秋意清雅不凡。

## 草堂詩餘後集別錄

B01 柳耆卿〈傾酒盃〉<sup>143</sup>

禁苑<sup>144</sup>花深，繡工日永，蕙風布暖。變韶景、都門十二，元宵三五，銀蟾光滿。連雲複道凌飛觀。聳皇居麗，佳<sup>145</sup>氣瑞煙蔥蒨<sup>146</sup>。翠華宵幸，是處層城闋苑。龍鳳燭、交光星漢。對咫尺鰲山開雉<sup>147</sup>扇。會樂府兩籍神仙，梨園四部弦筦<sup>148</sup>。向曉<sup>149</sup>色、都人未散。盈萬井、山呼鰲抃<sup>150</sup>。願歲歲，天仗裏、長瞻鳳輦。

有點，刪。詞亦流暢，但稍似近俗。元宵詞佳者甚多，此可以削。

<sup>140</sup> 此詞本書不著作者，實為辛棄疾作，見《全宋詞》，冊3，頁1879。

<sup>141</sup> 《全宋詞》作「紅蓮相倚渾如醉」，見冊3，頁1879。

<sup>142</sup> 「空」，《全宋詞》作「定」。

<sup>143</sup> 《全宋詞》調作〈傾杯樂〉，見冊1，頁16。按：張氏於吳大年〈燭影搖紅〉(B05)評曰：「說在柳耆卿〈傾盃樂〉詞。」知此處詞牌當作〈傾盃樂〉。

<sup>144</sup> 中科院本及《全宋詞》作「漏」。上圖本作「苑」，茲從之。

<sup>145</sup> 「佳」，《全宋詞》作「嘉」。

<sup>146</sup> 中科院本及《全宋詞》作「蒨」。上圖本作「倩」。

<sup>147</sup> 「雉」，《全宋詞》作「羽」。

<sup>148</sup> 「筦」，《全宋詞》作「管」。

<sup>149</sup> 上圖本作「晚」。中科院本及《全宋詞》作「曉」，茲從之。

<sup>150</sup> 此字上圖本誤作从「扌」从「十」。

## B02 周美成〈解語花〉

風銷焰蠟，露浥烘爐，花市光相射。桂華流瓦。纖雲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纖腰一把。簫鼓喧，人影參差，滿路飄香麝。因念帝城放夜。望千門如畫。嬉笑遊冶。鈿車羅帕。相逢處、自有暗塵隨馬。年光是也。惟只見、舊情衰謝。清漏移，飛蓋歸來，從舞休歌罷。

無點，錄。來教謂《草堂詞》多取周美成諸公麗語，如詩尚晚唐，亦何貴也。信如尊論。愚按美成詞正為不能麗耳。夫麗者豈在紈綺珠翠乎！不假鉛華而光彩射人，意態<sup>151</sup>殊絕者，天下之麗也。故西施衣毛褐而國人稱美，秦蘭服敝襦而陶穀心醉。今美成多取古人綺語，餽釘成篇，種種皆備，而飄洒之風、雋永之味，獨其所少，如富室女，服飾雖盛，欠天然嫵媚耳。但其人長於音律，所作諧聲歌、叶弦管，無所滂濫，故為詞家所宗。先輩嘗稱其為詞人之甲乙者，以此也。獨元宵此詞不類諸作，「桂花流瓦纖雲散，耿耿素娥欲下」語甚奇，「衣裳淡雅，看楚女纖腰一把」亦俊逸，「年光是也，惟只見舊情衰謝」又感慨沉著。「瓦」字、「雅」字、「帕」字、「也」字，皆不覺用韻，誠佳作也。

## B03 向伯恭〈鷓鴣天〉

紫禁煙花一萬重。鰲山宮闕隱<sup>152</sup>晴空。玉皇端拱彤雲上，人物嬉遊陸海中。

星轉斗，駕回<sup>153</sup>龍。五侯池館醉春風。而今白髮三千丈，愁對寒燈數點紅。

陳簡齋摘此詞二句作聯，云：「孤臣霜髮三千丈，紫禁烟花一萬重。」天然的對。結句云：「稍喜長沙向延閣，疲兵敢犯犬羊鋒。」<sup>154</sup>蓋向公目擊<sup>155</sup>宣和之盛，心切靖康之恥，此所以憤不顧身者與！

<sup>151</sup> 「態」，二本並誤「熊」。

<sup>152</sup> 「隱」，《全宋詞》作「倚」，見冊2，頁957。按：「隱」即「倚」義。

<sup>153</sup> 「回」，《全宋詞》作「迴」。

<sup>154</sup> 陳與義〈傷春〉詩：「廟堂無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聞戰馬，豈之窮海看飛龍。孤臣霜髮三千丈，每歲煙花一萬重。稍喜長沙向延閣，疲兵敢犯犬羊鋒。」

<sup>155</sup> 上圖本誤作「繫」。

## B04 張林甫〈燭影搖紅〉

雙闕中天，鳳樓十二春寒淺。去年元夜奉宸遊，曾侍瑤池宴。玉殿珠簾盡捲。擁群仙、蓬壺閬苑。五雲深處，萬燭光中，揭天絲管。馳隙流年，恍如一瞬星霜換。今宵誰念泣孤臣，回首長安遠。可是塵緣未斷。謾惆悵、華胥夢短。滿懷幽恨，數點寒燈，幾聲歸鴈。

凡悲憤之詞，多發之激烈，少春容之意。此詞之悲過於痛哭矣。而音調諧婉，結語含蓄，無窮言外之情，當與曾純甫〈金人捧<sup>156</sup>露盤〉同看。二詞尾句皆以鴈言，豈以鴈能來往夷夏，暗用蘇子卿上林事乎？康順庵〈詠鴈〉詩云：「何如養取南來鴈，沙漠能傳二帝書。」

## B05 吳大年〈燭影搖紅〉

梅<sup>157</sup>雪初消，麗譙吹罷單于晚。使君千炬起班春，歌吹香風暖。十里珠簾盡捲。人正在<sup>158</sup>、蓬壺閬苑。賣薪買酒，立馬傳觴，昇平重見。<sup>159</sup>誰識鼃<sup>160</sup>頭，去年曾侍傳柑宴。至今衣袖帶天香，行處氤氳滿。已是春宵苦短。更莫遣、歡游意嬾<sup>161</sup>。細聽歸路，璧月光中，玉簫聲遠。

有點，刪。說在柳耆卿〈傾盃樂〉詞。

B06 賀方回〈臨江仙〉<sup>162</sup>

巧剪裁歡羅勝子，釵頭春意翩翩。艷歌淺笑拜<sup>163</sup>嫣然。願郎宜此酒，行樂駐華年。未至<sup>164</sup>文園多病客，幽襟悽斷堪憐。舊遊夢掛碧雲邊。人歸落鴈

<sup>156</sup> 上圖本誤作「捕」。

<sup>157</sup> 「梅」，《全宋詞》作「樓」，見冊2，頁1176。

<sup>158</sup> 《全宋詞》作「正人在」。

<sup>159</sup> 上圖本未分片，故以下行款皆差一字。

<sup>160</sup> 中科院本作「遨」。上圖本此處空格缺字。《全宋詞》作「鼃」，茲從之。

<sup>161</sup> 「嬾」，《全宋詞》作「懶」，見冊2，頁1176。

<sup>162</sup> 《全宋詞》作〈鴈後歸〉，調下小字注「臨江仙」，蓋〈鴈後歸〉乃賀鑄自定別名。見冊1，頁533。

<sup>163</sup> 「笑拜」，《全宋詞》作「拜笑」。

<sup>164</sup> 「至」，《全宋詞》作「是」。

後，思發在花前。

江文通「日暮碧雲合，美人殊未來」之句，亦既名世矣。秦淮海用作詞云：「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馮雲目用作詞云：「麗人何處？往事暮雲萬葉。」今觀馮句當勝秦，俱不如方回此詞「舊遊夢掛<sup>165</sup>碧雲邊」更為出奇。

### B07 謝無逸〈玉樓春〉

弄晴數點梨花<sup>166</sup>雨。門外畫橋寒食路。杜鵑飛破草間煙，蛺蝶惹殘花底霧<sup>167</sup>。

東君著意憐樊素。一段韶華都付與。粧成不管露桃嗔，舞罷從教風柳妒。

首二句甚佳，不落色界，通篇詞亦工緻。但後段與前語意不類，懷悅〈觀妓〉詩「舞回涼月欺楊柳，裝罷春風咲海棠」，正祖謝公結語，樂天「櫻桃」、「楊柳」之句，雖為遠祖，俗哉！

### B08 仲殊〈訴衷情〉

湧金門外小瀛洲。寒食更風流。紅船滿湖歌吹，花外有高樓。晴日暖，淡煙浮。恣嬉遊。三千粉黛，十二闌干，一片雲頭。

無點，錄。此詞溫雅醞藉，佳品也，當取。

### B09 石林〈醉蓬萊〉

問東風何事，斷送繁<sup>168</sup>紅，便拚歸去。牢落征途，笑行人羈旅。一曲陽關，斷雲殘靄，做渭城朝雨。欲寄離愁，綠陰千轉，黃鸝空語。遙想湖邊，浪搖空翠，絃管風高，亂花飛絮。曲水流觴，有山翁<sup>169</sup>行處。翠袖朱欄<sup>170</sup>，故人應也，弄畫船煙浦。會寫相思，尊前爲我，重翻新句。

無點，錄。此詞多佳句，即起句亦好。

<sup>165</sup> 「掛」，上圖本誤作「卦」。

<sup>166</sup> 「花」，《全宋詞》作「梢」，見冊2，頁647。

<sup>167</sup> 「霧」，《全宋詞》作「露」，較勝。

<sup>168</sup> 「繁」，《全宋詞》作「殘」，見冊2，頁781。

<sup>169</sup> 「翁」，《全宋詞》作「公」。

<sup>170</sup> 「欄」，《全宋詞》作「闌」。

B10 後村<sup>171</sup>〈賀新郎〉

思遠樓前路。望平堤、十里湖光，畫船無數。綠蓋盈盈紅粉面，葉底荷花解語。鬪巧結、同心雙縷。尚有經年離別恨，一絲絲、總是相思處。相見也，又重午。清江舊事傳荊楚。嘆人情、千載如新，尚沉菰黍。且盡樽前今日醉，誰肯獨醒弔古。泛幾盞、菖蒲綠醕。兩兩龍舟爭競渡，奈珠<sup>172</sup>簾、暮捲西山雨。看未足，怎歸去。

有點，刪。後村「五日」〈賀新郎〉有云：「把似而今醒到了，料當年、醉死差無苦。聊一啖，弔千古。」<sup>173</sup>語甚高妙，其氣度頗似東坡，實自揚子雲〈反騷〉，賈長沙〈弔屈〉意來。此詞雖佳，可以不錄矣。

## B11 宋謙夫〈賀新郎〉

靈鵲橋初就。記迢迢、重湖風浪，去年時候。歲月不留人易老，萬事茫茫宇宙。但獨對、西風搔首。巧拙豈關今夕事，奈痴兒、駿女流傳謬。添話柄，柳州柳。道人識破灰心久<sup>174</sup>。只好風、涼月佳時，疏狂如舊。休笑雙星經歲別，人到中年已後。雲雨夢、可曾常有。雪藕調冰花薰茗，正梧桐、雨過新涼透。且隨分，一杯酒。

此詞如「歲月不留人易老，萬事茫茫宇宙。但獨對、西風搔首」，語亦高雅。若「休笑雙星經歲別，人到中年已後。雲雨夢、可曾常有」，則村夫子俚語耳。然通篇質實近情，有樂天之遺風，老年人誦之，可以適興。

## B12 東坡〈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sup>175</sup>，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唯<sup>176</sup>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

<sup>171</sup> 《全宋詞》收入甄龍友名下，見冊3，頁1560。

<sup>172</sup> 「珠」，二鈔本並作「朱」，茲據《全宋詞》。

<sup>173</sup> 劉後村〈賀新郎〉（深院榴花吐）一闕，《全宋詞》題作「端午」，見冊4，頁2625。

<sup>174</sup> 中科院本誤作「允」。

<sup>175</sup> 上圖本原作「闕宮」，旁加符號以乙正。

<sup>176</sup> 「唯」，《全宋詞》作「又」，見冊1，頁280。

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事<sup>177</sup>在人間」，蓋言居朝之憂悄，不如在外之瀟散也。與韓退之「天門九扇相當開，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同意。舊聞神廟見之，以為愛君，固然，然<sup>178</sup>尚未究其意之所在耳。

換頭「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胡荅溪欲改「低」字作「窺」字，且云此字既改，其詞益佳。愚謂此正未得坡翁語意耳。蓋三言用力處全在未句「照」字，上謂此月色轉朱閣，低綺戶，而照我無眠也。綺戶深邃，非月之低不能照，正妙在「低」字，若改為「窺」字，則與「照」同意，殊失本旨，略無意致矣。昔坡翁嘗論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妙在「見」字，《昭明》改作「望」字，遂使一篇索然，謂其為小兒強作解事。荅溪妄改坡字，得無似之乎！

### B13 葉石林〈念奴嬌〉

洞庭波冷，望冰輪初轉，滄海沉沉。萬頃孤光雲陣卷，長笛吹破層陰。洶湧三江，銀濤無際，遙帶五湖深。酒闌歌罷，至今鼉怒龍吟。回首江海平生，漂流容易散，佳會<sup>179</sup>難尋。縹緲高城風露爽，獨倚危檻重臨。醉倒清樽，嫦娥<sup>180</sup>應笑，猶有向來心。廣寒宮殿，為余聊借瓊林。

無點，錄。詞氣跌<sup>181</sup>宕，不可遺。且此調屬角音，少平韻者。

### B14 晁無咎〈洞仙歌〉

青煙冪處，碧海飛金鏡。永夜閒階臥桂影。露涼時、零亂多少寒螢。神京遠，

<sup>177</sup> 二鈔本並作「事」，正文實作「似」。

<sup>178</sup> 「然」，上圖本作「也」，故此句當讀為：「舊聞神廟見之，以為愛君，固然也，尚未究其意之所在耳。」

<sup>179</sup> 「會」，《全宋詞》作「期」，見冊3，頁767。按：「佳期難尋」連四平聲，「會」字是。

<sup>180</sup> 二鈔本作「嫦娥」。《全宋詞》作「姮娥」，見冊3，頁767。茲校作「嫦娥」。

<sup>181</sup> 上圖本誤作「鉄」。

惟有藍橋路近。水晶簾不下，雲母屏開，冷浸佳人淡脂粉<sup>182</sup>。待都將許多明，付與金樽<sup>183</sup>，投曉共、流霞傾盡。更攜取、胡床上南樓，看玉做人間，素秋千頃。

無點，錄。前段「永夜閒階臥桂影。露涼時、零亂多少寒螿」，既已佳矣；後段「待都將許多明，付與金樽。投曉共、流霞傾盡。更攜取、胡床上南樓，看玉做人間，素秋千頃」，尤為高曠神爽。

### B15 稼軒〈金菊對芙蓉〉

遠水生光，遙山聳翠，霽煙深鎖梧桐。正零瀼玉露，淡蕩金風。東籬菊有黃花吐，對映水、幾簇芙蓉。重陽佳致，可堪此景，酒釀花濃。追念景物無窮。嘆少年胸襟，忒煞英雄。把黃英紅萼，甚物堪同。除非腰佩黃金印，座中擁、紅粉嬌容。此時方稱情懷，盡拚一飲千鍾。

有點，刪。「黃金」、「紅粉」之句，少年豪語，識趣未高。

### B16 東坡〈南鄉子〉

霜降水痕收。淺碧□□<sup>184</sup>露遠洲。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帽多情卻戀頭。詩酒<sup>185</sup>若爲酬。但把清樽斷送秋。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

### B17 東坡〈西江月〉

點點樓前<sup>186</sup>細雨。重重江外平湖。當年戲馬會東徐。今日淒涼南浦。莫恨黃花未吐。且教紅粉相扶。酒闌不必<sup>187</sup>看茱萸。俯仰人間今古。

〈南鄉子〉尾句「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翻案鄭谷詩句，而意殊哀颯；

<sup>182</sup> 上圖本原作「粉脂」，旁加符號以乙正。

<sup>183</sup> 上圖本無「與」字。由於少一字，故以下行款與中科院本差一字。

<sup>184</sup> 中科院本作「□□」，上圖本作「鄰鄰」。《全宋詞》作「鱗鱗」，見冊1，頁290。茲從中科院本。

<sup>185</sup> 「詩酒」，《全宋詞》作「佳節」。

<sup>186</sup> 「前」，《全宋詞》作「頭」，見冊1，頁284。

<sup>187</sup> 中科院本「闌」誤作「欄」，「必」誤作「心」。



〈西江月〉尾句「酒闌<sup>188</sup>不必看茱萸，俯仰人間今古」，翻案老杜詩句，則意度曠達，超越千古矣。

### B18 陳瑩中〈青玉案〉

碧空黯淡同雲繞。漸枕上、風聲峭。明透紗窗天欲曉。珠簾纔捲，美人驚報，一夜青山老。使君命客<sup>189</sup>金尊倒。正千里瓊瑤未經掃。敲壓江梅<sup>190</sup>春信早。十分農事，滿城和氣，管取來<sup>191</sup>年好。

有點，刪。結句麤直，乏雋永之味。

### B19 〈憶秦娥〉<sup>192</sup>

雲垂幙。陰風慘淡天花落。天花落。千林瓊玖，滿<sup>193</sup>空鸞鶴。征車渺渺穿華薄。路迷迷路增離索。增離索。楚<sup>194</sup>溪山水，碧湘樓閣。

無點，錄。此朱文公所作，見《朱子大全》。結句含蓄不盡之意，最得詞體，錄之，不特以其大儒也。

### B20 陳後主〈秋霽〉<sup>195</sup>

虹影侵堦，乍雨歇長空，萬里凝碧。孤鶩高飛，落霞相映，遠狀水鄉秋色。黯

<sup>188</sup> 中科院本「闌」誤作「欄」，「今」作「千」。

<sup>189</sup> 「命客」，《全宋詞》作「留客」，見冊2，頁633。又上圖本「客」下衍重文符號，以致行款略有不同。

<sup>190</sup> 「敲壓江梅」，《全宋詞》作「欺壓梅花」。

<sup>191</sup> 「來」，《全宋詞》作「明」。

<sup>192</sup> 《全宋詞》收入朱熹名下，見冊3，頁1676。中科院本調名誤作「憶春娥」，上圖本不誤。

<sup>193</sup> 「滿」，《全宋詞》作「一」。

<sup>194</sup> 「楚」，《全宋詞》作「剡」。

<sup>195</sup> 《全宋詞》錄此，作者為無名氏，注云：「案此首原題陳後主作，其時尚未有詞，必非。今編無名氏詞內。」見冊5，頁3741。按：〈秋霽〉又名〈春霽〉，《詞譜》謂此調始自胡浩然。「賦春晴詞即名〈春霽〉，賦秋晴詞即名〈秋霽〉」（見卷34），此詞作者《草堂詩餘》題為陳後主，萬樹亦曾力斥其非。《詞律》云：「按《草堂》收胡詞，以此為〈春霽〉，又收〈秋霽〉一調，與此一字無殊，甚為無謂。且題下注陳後主作，怪甚。陳後主千數百年前先為此調，而字句多學浩然，豈非奇事？」（見卷18）

然望極。動人<sup>196</sup>無限愁如織。又聽得。雲外數聲，新鴈正嘹唳。當此暗想，畫閣輕拋，杳然殊無，些箇消息。漏聲稀、銀屏冷落，那堪殘月照窗白。衣帶頓寬猶阻隔。算此情苦，除非宋玉風流，共懷傷感，有誰知得。

律詩至唐沈、宋始有，後主更在唐前。當時所歌者，「壁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尚是古調，安得有此詞乎？此恐是後人擬作，更俟考。果為陳主之作，則「孤鶩高飛，落霞相映，遠狀水鄉秋色」，王子安〈滕閣序〉語其亦出此乎？味「畫閣輕拋，杳然殊無，些箇消息」及「衣帶頓寬猶阻隔」等句，非陳主語意，若李後主「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追傷亡國，意自可見。

## B21 東坡〈念奴嬌〉

大江東去，浪淘<sup>197</sup>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sup>198</sup>，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sup>199</sup>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赤壁周曹之戰，千古英雄遺跡也。坡翁既作賦以弔曹公，復作此詞以弔周瑜，賦後云：「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及此詞結句「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其曠達<sup>200</sup>之懷，直吞赤壁於胸中，不知區區周、曹為何物，不如是，何以為雄視千古乎！

## B22 呂居仁〈滿江紅〉

東里<sup>201</sup>先生，家何在、山陰溪曲。對一川平野，數椽茅屋。昨夜岡頭新雨過，門前流水清如玉。抱小橋、回合柳參天，搖新綠。疏籬下，叢叢菊。

<sup>196</sup> 上圖本作「動水」，蓋非。

<sup>197</sup> 「淘」，中科院本誤作「淘」。

<sup>198</sup> 「畫」，中科院本誤作「盡」。

<sup>199</sup> 「檣櫓」，《全宋詞》作「強虜」，見冊1，頁282。

<sup>200</sup> 「曠達」，中科院本作「曠遠」，上圖本作「曠達」。茲從上圖本。

<sup>201</sup> 中科院本作「東里」，《全宋詞》同，見冊2，頁938。上圖本誤作「東呂」。

虛簷外，蕭蕭竹。嘆古今得喪<sup>202</sup>，是非榮辱。須信人生歸去好，世間萬事何時足。問此春、春醞酒何如，今朝熟。

「昨夜岡頭新雨過，門前流水清如玉」，甚有逸趣。通篇詞俱沖淡高遠，太羹玄酒，別是一家滋味。

### B23 東坡〈哨遍〉

爲米折腰，因酒棄家，口體交相累。歸去來，誰不遣君歸。覺從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歸路，門前笑語喧童稚。嗟舊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閉柴扉。策杖看孤雲暮鴻飛。雲出無心，鳥倦知還，本非有意。噫。歸去來兮。我今忘我兼忘世。親戚無浪語，琴書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嶇，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觀草木欣榮，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內復幾時。不自覺皇皇欲何之。委吾心、處留誰計。神仙知在何處，富貴非吾願<sup>203</sup>。但知臨水登山嘯詠，自引壺觴自醉。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還止。

坡翁出獄後，憂患之餘，思致其樂，自和獄中春字韻詩云：「餘年樂事最關身。」<sup>204</sup>因以淵明〈歸去來詞〉按入〈哨遍〉，背負大瓢，行歌乞食田野中，回視曩時富貴，不啻春夢，趣不在詞也。後人不悟此意，將凡古人文詞俱櫟括為詞，如刻本《風雅遺音》，畧無意致，殊為可厭。噫！效顰捧心，不類久矣。

### B24 東坡<sup>205</sup>〈鷓鴣天〉

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尚覓玄真子，何處如今更有詩。  
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人間欲避風波險<sup>206</sup>，一日風波十二時。

<sup>202</sup> 「喪」，《全宋詞》作「失」。

<sup>203</sup> 「願」，《全宋詞》作「志」，見冊1，頁307。

<sup>204</sup> 見蘇軾〈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復用前韻二首〉詩。

<sup>205</sup> 《全宋詞》收入黃庭堅名下，注云：「案此首別誤入曾慥本《東坡詞》卷下。」見冊1，頁395。

<sup>206</sup> 《全宋詞》此句作「人間底是無波處」。

此東坡<sup>207</sup>詞誤作魯直。試觀此一詞，足知唐宋詩人之別。「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此張玄真原詞，自是一家語；「朝廷尚覓玄真子，何處而今更有詩」、「人間欲避風波險，一日風波十二時」，此東坡增之為調，又自是一家語。蓋張不著意、蘇大<sup>208</sup>著意故也。

## B25 東坡〈滿庭芳〉

香麝雕盤，寒生冰筋<sup>209</sup>，畫堂別是風光。主人情重，開宴出紅粧。膩玉圓搓素頸，藕絲嫩、新織仙裳。雙歌罷，虛櫺<sup>210</sup>轉月，餘韻尚悠颺。人間，何處有，司空見慣，應謂尋常。坐中有狂客，惱亂愁腸。報道金釵墜也，十指露、春筍纖長。親曾見，全勝宋玉，想像賦高唐。

有點，刪。乘興率意之作，苦無思致，不錄可也。

## B26 少游〈水龍吟〉

小樓連苑<sup>211</sup>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疏<sup>212</sup>簾半捲，單衣初試，清明時候。破暖輕風，弄晴微雨，欲無還有。賣花聲過盡<sup>213</sup>，垂楊<sup>214</sup>院落，紅成陣、飛鴛鴦。玉佩丁東別後。悵佳期、參差難又。名韉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照<sup>215</sup>人依舊。

有點，刪。此淮海贈妓婁東玉之作，亦率易無甚思致。惟「天還知道，和天也瘦」二句警異，亦自「天若有情天亦老」來。嘗聞有人誦此二句於程正叔前，正叔正色云：「天豈可褻。」夫詞人雖不可律以繩墨，而天不可褻，實

<sup>207</sup> 中科院藏本誤作「東波」，上圖本不誤。

<sup>208</sup> 「大」，中科院本作「大」，上圖本作「太」。

<sup>209</sup> 「筋」，《全宋詞》作「筭」，見冊1，頁278。

<sup>210</sup> 「櫺」，《全宋詞》作「檐」，按：「櫺」為「檐」之異體，見《玉篇·木部》。

<sup>211</sup> 「苑」，《全宋詞》作「遠」，見冊1，頁455。

<sup>212</sup> 「疏」，《全宋詞》作「朱」。

<sup>213</sup> 二鈔本作「賣聲過盡」。《全宋詞》作「賣花聲過盡」，按之格律，《全宋詞》是。

<sup>214</sup> 「垂楊」，《全宋詞》作「斜陽」。

<sup>215</sup> 「照」，《全宋詞》作「向」。

正論也。若長吉感慨興廢，固自不妨。

## B27 鹿虔扈〈臨江仙〉

金鑲重門荒苑靜，綺窗愁對秋空。翠華一去寂無蹤。玉樓歌吹，聲斷已隨風。

煙月不知人事改，夜闌還照深宮。藕花相向野塘中。暗傷亡國，清露泣香紅。

此詞寫感慨之意于醞藉之詞，謂之古作而音調諧和，謂之今詞而語意高古，愈味愈佳，允為詞式。

## B28 韋莊〈小重山〉

一閉<sup>216</sup> 昭陽春又春。夜寒宮漏永，夢君恩。卧思陳事暗銷魂。羅衣濕，新搵舊啼痕<sup>217</sup>。 歌吹隔重闌。遠庭芳草綠，倚長門。萬般惆悵向誰論。凝<sup>218</sup>情立，宮殿欲黃昏。

詞以寫情。情之所注，尤在初昏時，故詞家多言黃昏。今人稱誦趙德麟「斷送一生憔悴，只消幾個黃昏」<sup>219</sup>，此直龐豪子語耳，豈有餘味？若「安排腸斷到黃昏」<sup>220</sup>，雖無餘味而有趣，不如秦淮海「時節欲黃昏，無聊獨倚門」<sup>221</sup>，語不迫而意至。王晉進「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庭院」<sup>222</sup>，不說憔悴腸斷無聊等語，而意自含蓄，尤勝。韋端己<sup>223</sup>此詞結句「凝情立，宮殿欲黃昏」，則又意淡而味淵永矣。

陸務觀嘗恠晚唐諸人之詩纖麗委蕩，千篇一律，而其詞獨精工高雅，非後人

<sup>216</sup> 「閉」，上圖本誤作「門」。

<sup>217</sup> 《全唐詩》、《全唐五代詞》並作「紅袂有啼痕」。前者見冊 12，頁 10079；後者見頁 120。

<sup>218</sup> 「凝」，中科院本作「凝」，上圖本作「顛」。按：張氏評語作「凝」，作「凝」是。

<sup>219</sup> 趙令時〈清平樂〉（春風依舊）句，見《全宋詞》，冊 1，頁 498。

<sup>220</sup> 〈鷓鴣天〉（枝上流鶯和淚聞）句。此詞《全宋詞》題無名氏作，注云：「案此首別又誤作秦觀詞，見《類編草堂詩餘》卷一；別又誤作李清照詞，見《四印齋》本《漱玉詞》引汲古閣未刻本《漱玉詞》。」見冊 5，頁 3739。

<sup>221</sup> 按：此為溫庭筠〈菩薩蠻〉（南園滿地輕堆絮）詞，見《全唐詩》，冊 12，頁 10065；又見《全唐五代詞》，頁 59。

<sup>222</sup> 王詵〈憶故人〉（燭影搖紅向夜闌）句，見《全宋詞》，冊 1，頁 273。

<sup>223</sup> 「己」，上圖本誤作「巳」。

所及，以為此事之不可解者。然其故可知也。蓋唐人最長于詠情，詩則未流而失其真，詞乃初變而存其義，此所以非後人所及歟？

### B29 秦少游〈江城子〉

西城楊柳弄春柔。動離憂。淚難收。猶記多情，曾為繫歸舟。碧野朱橋當日事，人不見，水空流。<sup>224</sup> 詔筆不為少年留。恨悠悠。幾時休。飛絮落花時候、一登樓。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

詞人佳句，多是翻案古人語。如淮海此詞「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可謂警句，雖用李密數隋檄語，亦自李後主「問君都有幾多愁，卻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變化。名家如此類者，不可枚舉，亦一法也。

### B30 陳簡齋〈臨江仙〉

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二十餘年成<sup>225</sup>一夢，此身雖在堪驚。閒登小閣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

簡齋此詞，豪放而不至于肆，醞藉而不流于弱，高古而不失于朴，感慨而不過于傷。其意度所在，如獨立千仞之岡，高視萬物之表，視區區弄粉吹朱之子微乎藐矣。惟趙松雪〈浪淘沙〉一詞，頗為近之，今人罕見，附錄於此：「今古幾齊州。華屋山丘。杖藜<sup>226</sup>徐步立芳洲。無主桃花開又落，空使人愁。沙上往來舟。萬事悠悠。春風曾見昔人游。惟<sup>227</sup>有石橋橋下水，依舊東流。」

### B31 吳彥高〈青玉案〉<sup>228</sup>

人生南北如歧路。世事悠悠等風絮。造化小兒無定據。翻來覆去，倒橫直豎，

<sup>224</sup> 此詞二鈔本皆未分片。

<sup>225</sup> 「成」，《全宋詞》作「如」，見冊2，頁1070。

<sup>226</sup> 二鈔本並作「藜」，《全金元詞》作「藜」，見頁803。

<sup>227</sup> 「惟」，《全金元詞》作「只」。

<sup>228</sup> 按：《全宋詞》此詞作者為無名氏，注云：「案此首別又誤作金吳激詞，見《類編草堂詩餘》卷二。」見冊4，頁3742。

眼見都如許。伊周功業何須慕。不學淵明便歸去。坎止流行隨所寓。玉堂金馬，竹籬茅舍，總是無心處。

凡警悟之詞，只是以隱逸為高。此詞「坎止流行隨所寓。玉堂金馬，竹籬茅舍，總是無心處」，所見極得聖賢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意。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衫衣鼓琴，若固有之，君子守此家法，則於出處之際，復何累于身心。噫！此意知者希矣。

### B32 蘇東坡〈八聲甘州〉

有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sup>229</sup>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sup>230</sup>忘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煙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sup>231</sup>，不應回首，為我沾衣。

結句「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昔人謂坡作此語，疑若不祥，後歷十一載乃薨，世俗所謂成讖者，竟不足信。愚謂非也。凡言讖者，謂其無心而先見之者也；若坡翁此語，自是有心為之，乃高人曠達之懷，不可以言讖。劉伶嘗荷鍤自隨，曰：「死便埋我。」豈真然耶？公在海外〈示姪〉詩云：「嗟予潦倒無歸日。」與韓文公〈藍關示姪湘〉詩「好收吾骨瘴江邊」，皆若不祥，而二公竟生還無恙。賈誼〈鵬賦〉云：「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誼後自長沙遷梁傅，亦幾十載，哭梁王墜馬始卒。然則禍福在人，雖惡鳥之兆，亦不足信也。

### B33 辛稼軒〈水龍吟〉

渡江天馬南來，幾人真是經綸手。長安父老，新亭風景，可憐依舊。夷甫諸人，神州沉陸，幾曾回首。算平戎萬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sup>232</sup>  
況有文章山斗。對桐陰、滿庭清晝<sup>233</sup>。當年墮地，而今試看，風雲奔走。綠野

<sup>229</sup> 中科院本作「興」，《全宋詞》同，見冊1，頁297。上圖本作「河」。

<sup>230</sup> 上圖本作「白首」，《全宋詞》同。中科院本誤作「白骨」。

<sup>231</sup> 上圖本原誤作「西路州」，旁加符號以乙正。

<sup>232</sup> 此詞二鈔本皆未分片。

<sup>233</sup> 二鈔本皆誤作「晝」。



風煙<sup>234</sup>，平泉草木，東山歌酒。待他年，整頓乾坤事了，爲先生壽。

稼軒此詞，爲韓南潤壽，可謂高筆。嘗謂詞有二體：巧思者貴精工，宏才者尚豪放。人或不能兼，若幼安「羅帳燈昏，哽咽夢中語」、「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sup>235</sup>飛絮」之類，綢繆情語，雖少游無以過；若「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座中豪氣，看君一飲千石」及此詞之類，高懷跌宕，則又東坡之流亞也。

### B34 〈念奴嬌〉<sup>236</sup>

嗟來咄去，被天公、把做小兒調戲。蹀雪龍庭歸未久，還促炎州行李。不半年間，北胡南越，一萬三千里。征衫著破，著衫人、可知矣。休問海角天涯，黃蕉丹荔，自足供甘旨。泛綠依紅無箇事，時舞斑衣而已。救蟻藤橋，養魚盆沼，是亦經綸耳。伊周安在，且須學老萊子。

詞體本欲精工醞藉，所謂富麗如登金、張之堂，妖冶如攬嬌、施之祛者。故以秦淮海、張子野諸公稱首。六一翁雖尚疏暢自然，而溫雅富麗，猶本體<sup>237</sup>也。至東坡以許大胸襟為之，遂不屑繩墨，後來諸老競相效之，至多用「也」、「者」、「之」、「乎」<sup>238</sup>字樣，詞雖佳，臺臺殆若文字；如此詞之類，回視本體，迥在草昧洪荒之外矣。是知詞曲自是小技專門，不為高賢傍奪。

### B35 陳後山<sup>239</sup>〈西江月〉

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遠山橫黛蘸秋波。不飲傍<sup>240</sup>人笑我。花病等閒瘦弱，春愁沒處遮攔。盃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斜人散。

<sup>234</sup> 上圖本脫漏此四字，中科院本雖有，但由行款觀之，當為後來增入。

<sup>235</sup> 「惹」，上圖本缺文作「若」。

<sup>236</sup> 《全宋詞》收入鄭域名下，見冊4，頁2301。

<sup>237</sup> 「本體」，上圖本誤作「夫體」。

<sup>238</sup> 「乎」，上圖本作「乎」，中科院本作「呼」。茲從上圖本。

<sup>239</sup> 《全宋詞》收入黃庭堅下，見冊1，頁400。

<sup>240</sup> 「傍」，《全宋詞》作「旁」。

此詞用退之詩句作歇後語<sup>241</sup>，絕妙。人或恠之，以為雖奇，無此體。不知唐鄭五以此入相。唐彥謙詩：「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坏。」古詩：「何以解憂，惟<sup>242</sup>有杜康。」其來遠矣。

### B36 張子野<sup>243</sup>〈生查子〉

含羞整翠鬟，得意頻相顧。鴈柱十三弦，一一春鶯語。 嬌雲容易飛，夢斷知何處。深院鎖黃昏，陣陣芭蕉雨<sup>244</sup>。

此子野聽箏詞也。首二句寫意甚佳，「鴈柱」以下，形容曲盡其妙，韓退之〈聽穎師琴〉云：「昵昵<sup>245</sup>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猛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sup>246</sup>。喧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攀躋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李頎〈聽董大胡笳〉云：「空山百鳥散還合，萬里浮雲陰且晴。嘶酸鷓鴣失群夜，斷絕胡兒戀母聲。……幽音變調忽飄洒，長風吹林雨墮瓦。迸泉颯颯飛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白樂天〈琵琶<sup>247</sup>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鳥語花底滑，幽咽泉聲水下灘。……銀瓶忽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sup>248</sup>鳴。」李義山〈錦瑟〉詩云：「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劉長卿〈聽笛〉云：「靜聽關山聞一叫，三湘月色悲猿嘯。又吹楊柳激繁音，千里春色傷人心。」古人於音樂各詣其妙如此，不然何以見流水高山之賞音耶？類附於此。

<sup>241</sup> 韓愈〈遊城南十六首・遣興〉詩：「斷送一生惟有酒」，又〈贈鄭兵曹〉詩：「破除萬事無過酒」，分見《全唐詩》，冊5，頁3852及3787。

<sup>242</sup> 「惟」，中科院本誤作「聞」字。按：此乃涉上行而誤。

<sup>243</sup> 《全宋詞》收入歐陽修名下，注云：「案此首《類編草堂詩餘》卷一誤作張先詞。」見冊1，頁124。

<sup>244</sup> 上圖本作「雨」，《全宋詞》同；中科院本作「語」。按：上片「語」字已入韻，故此句當叶「雨」字。

<sup>245</sup> 二鈔本並誤作「昵昵」。

<sup>246</sup> 二鈔本並誤作「楊」。

<sup>247</sup> 二鈔本並誤作「瑟」。

<sup>248</sup> 「槍」，中科院本作「槍」，上圖本作「鎗」。

## B37 章質夫〈水龍吟〉

燕忙鶯懶芳<sup>249</sup>殘，正堤上、柳花飄墜。輕飛亂舞<sup>250</sup>，點畫青林，全無才思<sup>251</sup>。  
閒趁遊絲，靜臨深院，日長門閉。傍珠簾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風扶起。  
蘭帳玉人睡覺，恁春衣、雪霽瓊綴。繡床漸<sup>252</sup>滿，香毬無數，纔圓卻碎。時  
見蜂兒，仰粘輕粉，魚吞<sup>253</sup>池水。望章臺路杳，金鞍遊蕩，有盈盈淚。

質夫建功戎馬，亦人豪也。此詞詠柳花，形容曲盡，工于鉛槧之士，萬不能及。東坡復書云：「柳花詞絕妙，使來者何以措詞。」然坡翁和「閉」字「縈損柔腸，困酣嬌<sup>254</sup>眼，欲開還閉」，和「水」字「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殆若禁體詩，然亦可謂絕妙矣，何謂無措詞乎！劉叔安「前度桃花，去年人面，重門深閉」<sup>255</sup>，雖不咏楊花，亦佳。

## B38 林和靖〈點絳脣〉

金谷年年，亂生春樹<sup>256</sup>誰爲主。餘花落處。滿地和煙雨。又是離歌，一  
闌長亭暮。王孫去。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

張子野〈過和靖宅〉詩云：「湖山隱後家空在，烟雨詞亡草自青。」直以此詞槩其平生之作，梅花諸詩，更不論也。子野長於詞，故特惜之。

## B39 東坡〈卜算子〉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  
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楓落吳江冷<sup>257</sup>。

「揀盡寒枝不肯棲」，苕溪謂鴻鴈未嘗棲樹枝，欲改「寒枝」為「寒蘆」。

<sup>249</sup> 「芳」，《全宋詞》作「花」，見冊1，頁213。

<sup>250</sup> 上圖本缺「亂舞」二字，故行款亦隨之調整。

<sup>251</sup> 「輕飛」以下三句，《全宋詞》作「輕飛點畫青林，誰道全無才思」，見冊1，頁213。

<sup>252</sup> 「漸」，《全宋詞》作「旋」，見冊1，頁213。

<sup>253</sup> 「吞」，《全宋詞》作「吹」。

<sup>254</sup> 上圖本誤作「喬」。

<sup>255</sup> 劉鎮〈水龍吟〉（弄晴臺館收煙候）句，見《全宋詞》，冊4，頁2473。

<sup>256</sup> 「樹」，《全宋詞》作「色」，見冊1，頁7。

<sup>257</sup> 上圖本誤作「冷」。

大方家寓意之作，正不必如此論，且蘆獨不可言枝耶？李太白〈鳴鴈行〉「一一啣蘆枝」是也，苕溪無益之辯，類如此。

#### B40 岳武穆〈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sup>258</sup>三更。起來獨自遶堦行。人悄悄，簾外月籠<sup>259</sup>明。白首爲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

《精忠錄》載岳武穆二詞，皆佳作，浙本《草堂詞》附錄于後。然今人但盛傳〈滿江紅〉而遺〈小重山〉。「怒髮衝冠」之詞，固足以見忠憤激烈之氣，律以依永之道，微似非體，不若〈小重山〉托物寓懷，悠然有餘味，得風人諷詠之義焉。

嘉靖戊戌<sup>260</sup>五月十三日錄上

黎儀錄<sup>261</sup>

<sup>258</sup> 上圖本誤作「巳」。

<sup>259</sup> 「籠」，《全宋詞》作「隴」，見冊2，頁1246。

<sup>260</sup> 上圖本「戌」誤為「戊」。按：「戊戌」即明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

<sup>261</sup> 上圖本有此三字，中科院本則無。《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下·詞類》據此定為「明嘉靖二十六年黎儀鈔本」（頁2020）。按：此名未足據以推斷鈔本之年代，此一問題仍俟考。